讀畫錄序

侍郎周櫟園先生捐賓客已十有七年嗣君燕客以濟南郡丞來攝篆淄川淄川故僻壤旣梶車蠲稅息訟課士讀法一切病民之事皆報罷而間督治一二游閒不事事者民氣大和乃出先生所手著如讀畫錄諸書將壽之梓以行世余於溪村銷夏之餘得受而瀏覽焉旣卒業掩卷而嘆曰有是哉先生之好士也古今好士者推孟嘗平原信陵諸貴公子蔑以尚已若張釋

之鄭莊又其後也跡其一言之諾動至刎頸以報雖諸貴公子之好義有以激之哉亦其人固足多耳然千人數千人中其所傳者纔一二人即此一二人者大率鼓刀賣漿隱市門蒯緱落魄者非所謂珠履帶劍翩翩稱上客者也獨怪此數人以外其千人數千人者類皆朝夕飲食貴公子所姑無論作繪即鬬雞走狗投壺蹴鞠有此一二事亦可傳而亦未嘗有也借云未及傳之則區區雞鳴狗盜者而亦傳矣當時之所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者其末果何如耶微獨其可傳者也即此千人數千人其姓氏亦不知誰何而安望其他間有知其姓氏如博徒毛公賣漿薛公業知其爲毛公薛公矣若毛公薛公何名世亦安得而知之耶今櫟園先生所錄不徒以繪事著大率皆急人之急義不苟爲然諾者匪是客即達官長者不得從先生遊先生不獨詳其姓字與其解衣盤礴蹔蹻滿志一技之得意者且併其杜戶嘯歌影語時而皆傳之虞

飜所云得一人知已死可不恨者抑亦可以不恨矣乎而況生則揄揚之死則經紀其後專者比比也而且梓其詩文逸事以示後世如先生者視戰國諸貴公子以彈鋏有無執轡久暫爲恭謹者何如耶且諸公子雖好客非龍門子長爲之傳雖公子亦未必傳而況其客卽傳矣龍門子長之傳之豈諸貴公子之傳之耶今先生之好士殆合龍門與孟嘗平原信陵爲一人甚矣哉先生之好士也獨是先生旣往余有顧陸之友錫山呂芳生蘇臺顧荇文梓邑王子遜者遂不得先生之文以傳是爲恨耳記先生觀察青州時以事臨淄川余與司寇高念東先生觴先生於翟羲圖副使第中先生從念東先生箑上見余所作一詩急誦急顧余一若識余之晚者歸青州語其嗣君謂於淄識某迨十餘年所嗣君燕客郡丞劄中爲余言之茲披讀斯錄猶如奉巵酒承色笑時也而歲已復二十餘年矣淄川豹嵓唐夢賚

讀畫錄序

予過龍江見先生時值先生作畫人傳畫人或存或亾凡爲先生所及見者率記其梗概詳略惟意一若傳以阿堵譬畫家之寫生然今距七八年畫人存者若梅村虞山浮廬一輩復相繼亾去而先生亦逝矣方先生未逝時忽据所爲文付之樵蘇既而悔之雪客承先人遺志重輯先生集而傳稍闕略且有虛列其名者予再過龍江晤雪客於遙連之舊堂得重讀是傳而記

以數言夫烟雲木石非一定之情禽魚蟲獸悉
冥頑無識然而含黃把炭衣解磅礴極天下賁
命之氣選蠕之狀悉見之筆端而形於腕下何
則其生全也先生以寫生之筆使畫人各有以
全其人生猶憶先生傳老蓮既已徵事及予復
就予考晰以辨其實令片言所至畢睹其毛髮
而後已今予集亦傳蓮而當時報先生書具在
也夫先生之噓枯吹匿何如哉乃先生已逝而
親見先生寫生者終不得寫先生如先生之
寫畫人則其撫遺文而泫然者也西河毛甡拜
手謹題

讀畫錄序

畫之興也其與書契並始乎在昔結繩既久河洛孕靈開萬古文字之祖卽開萬古圖象之先故六書之義首曰象形畫已濫觴於此矣有虞氏之十二章夏后氏之鑄鼎象物皆此義也其以山水爲畫則自宗炳始炳之言曰理絕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內是以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監劃三寸當千仞之

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迴故嵩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於一圖此畫家山水所自昉也自是而後高人曠士用以寄其閒情學士大夫亦時抒其逸趣凡皆外師造化未嘗定爲何法何法也內得心源不言本之某氏某氏也興至則神超理得景物畢省興盡則得意忘象矜慎不傳亦未嘗以供人耳目之玩爲已稻粱之謀也惟品高故寄托自遠學富故揮洒不凡畫之足貴有由然耳唐宋而下始有簪筆而供御嵩藝

以名家者然或位居左相馳譽秖擅丹青身本畫師能事不受逼迫此豈區區一技自鳴者哉宋立畫學遂進雜流猶令讀說文爾雅方言釋名等篇各習一經兼著音訓要得胸中有數十卷書免塵塵俗耳風會日下此義全昧一二稿本家傳師授展轉模彷無復性靈如小兒學步專藉提攜纔離保姆立就傾仆矣昔人有云山水不言橫遭點涴筆墨至貴浪被驅使豈不冤哉然而錚錚佼佼正不乏人多在寇蓋之中或

饒世外之侶大約不以此市利者乃能於中得
解更不以此博名者正於此道大有神會耳櫟
園先生飛騶學海掉鞅詞壇著述等身不脛而
走至於繪事尤多賞心予嘗見先生所裒唐宋
諸家手蹟神奇變化觸目怡神信雲術之靈禹
重鼎之壤秘也下逮時賢咸加徵集凡海內之
士有以一竹一木一丘一壑見長者無不曲示
獎借收之夾袋而海內之士凡能爲一竹一木
一丘一壑者亦無不畢竭所長以求鑒賞數十
年中所收不下數千帙於是披萃選尤裝潢成
冊一時名流多爲品題此讀畫錄所由作也蓋
先生于役淮陽舟中多暇乃取前冊信手繙閱
隨意所至爲立一傳或記相立之因緣或敘作
畫之始末或詩或跋或繁或簡不獨山水之神
情躍躍欲現即作山水者之面目具在寸楮尺
幅中矣然亦有至交密友或翻缺焉者則以扁
舟既達酬應遂芟未免以公事奪其閒情青鏤
分於赤牘耳見者多以爲先生未竟之書而予

謂卽先生已成之書也蓋先生意中所欲言筆下所肆及已露一斑引而伸之聞一知十豈必人人立傳乃稱全書哉昔阮孝緒傳寫士有人所共知而未必具載其載乃其所載或翻出人擬議外者禪家叅悟不以言下盡家筆墨不墮蹊徑高人會心正自如是固不得以定法求耳然則得先生之意以讀畫當不墮作家雲霧中得先生之意以作畫必不以神化讓古人矣繳山張遺瑤星拜譔

庚戌之春先大夫既盡焚生平著作之書見棄後不孝浚等復收合梓之維其中尚有未備然大半皆追憶平日面訂者未敢以意爲增減也至讀畫錄一編則先大夫所未付之丙丁而巋然獨存者憶先大夫嗜畫三十年集海內名筆千百頁裝成卷冊每出載以自隨督帥江南時乘一艇按部錫峰虎阜廣陵瀕水間輒自展玩所見佳山水有髣髴圖畫中者益復欣然自得因憶某幅出某君筆某

何人哉聞之善事先者栝棬小物猶以手澤之存而不忘慎守矧先大夫性情所託者乎於是舉而謀之梓或曰闕而未備矣梓之毋乃啓人遺憾乎曰古之高人嘻士姓名不傳於世行事不著於時者豈少也哉傳其所及傳而其所不及傳者大略可想焉則予先大夫之傳畫人也安在不傳盡天下古今之眞畫人也耶

時

君家世里第及與所訂交爲先大夫染翰之時之地旁及韻言品藻一軼事一雅謔俯仰今昔不去於懷輒隨所觸會筆之於篇久之俟之徐徐云以其闕而未備猝不成書雜亂紙破硯中故未燼之一炬耳而浚等於手跡既湮之後從敝篋中收拾遺編乃獲登茲一帙不禁悽愴泣下曰思其飲食思其嗜好彼

康熙十二年重午後十日不孝男在浚記於黎
都延建青

莊廬舍

櫟下周亮工減齋撰　男在浚編次

李君實

李君實太僕日華一字九疑別字竹懶予向未見先生畫讀先生恬致堂集紫桃軒雜綴及畫牘始知先生精繪事遍覓其手跡不可得後見先生與董獻可札子云頃在貢院中偷讀古人書意味浹心有欲起舞者大都古人不可及處全在靈明灑脫不掛一絲而義理融通備有萬

妙斷斷非塵襟俗韻所能摹肖而得者以此知
吾輩學問當一意以充拓心胸爲至極服先生
議論愈思見先生筆墨後在都門北海孫夫子
以先生畫帙一冊見貽已浙游又得先生數幅
先生畫以意少變北苑而其源則實出巨然僧
梅道人蒼鬱秀潤併極出藍之妙至於題畫諸
詩諸跋一語兩語皆妙極形容坡公之後未易
得其匹也而最愛其題畫諸絕一絕有一幅佳
畫有三數幅作畫其最愜鄙衷者錄于後題畫

霜落蒹葭水國寒浪花雲影上漁竿畫成未擬
將人去茶熟香溫且自看爲王章甫畫
釣舟蓼花瑟瑟水悠悠鸕鷀睡熟漁翁醉偷取
瀟湘一段秋寒江待別圖雲去蘭亭雁影孤凍痕浙
浙上蘼蕪墟呵滴得梅梢雪爲寫江干待別圖
題畫與曹允大黃石堆墻修竹埽雲澗流花落去紛紛讀
書聲到樵人耳樹擁蜂廻又不聞題畫小卷江上孤
吟欲暮天一舟橫渡草纖纖柳花飛盡黃鸝啞
只好低頭聽杜鵑題畫與沈子廣烟中浦漵出復沒霜

外柳枝疎又斜秋色不禁初到眼偶因洗硯立
平沙題畫高孟奕扇卜築新開水竹扉日斜烟樹望成
圍數聲柔櫓蒼茫外多是尋僧訪鶴歸題陸閒田扇
石田茅屋入雲峰一帶清溪漱玉龍隱者近從
王屋至天壇移得小虬松題畫卷與張宵函雪後茅堂
護曉寒酒餘呵筆佐清歡不須更簇開花草凍
柳梢雲已耐看題畫與沈子廣雨寒松閣恣高眠夢入
金庭陟紫烟七十二蜂多忘却聽泉剛記到開
先題畫與沈子廣帳掛玄紬烟霧宜簟波亹亹水涵星
碧雲不動高天迥夢遶廬山九疊屏題所畫與沈翠水論繪事因便面烟沙漠漠夕陽餘野樹酣霜水溜渠何
處秋光閒入夢琵琶亭子對匡廬畫沈明允扇秋林
薄處見山巔霜樾烟柯指顧便小作沙坳容野
艇空明留與白鷗天白描梨花雨香雲淡月霏微薄
薄鉛華淺碧衣却似道山春宴罷水晶簾下拜
安妃小幅與樵逸山亭放眼入遥天疊疊春沙萬井
烟闢草踏青兒女事且教留住賣花船題畫扇霜
柯霧檻習寒流上有高人讀易樓鈎處每教雲

氣掩不令聲跡認羊裘題畫褚
遂雨晴剛得曬鸕鷀社回故作閑風調醉手離
岐顛釣絲甲子二月訪陳眉公先生泖
上阻風朱涇寫風雨維舟卷江店酒
香花正穠午潮初上碧連空篷籠暫掩蕭蕭雨
柳外晴霞一縷紅乙丑三月三日北上伯遠送
余至京口舟中無事爲寫小
景雲林興寄轉高孤老木虛亭傷太湖曠朗不
容塵隔斷一痕山影淡如無溪山入夢圖釣罷
輕舸且蕩烟遠山遮盡近留巔不須更怯笭箵
倣大癡
雨江樹低梢好繫船後之人慕先生不得見先
生筆墨者讀諸絕句先生之畫滿四壁矣

董文敏

錢虞山嘗言董文敏最矜慎其筆墨有請乞者
多倩他人代之或點染已就僮僕以贋筆相易
亦欣然爲題署都不之計家多侍姬各具絹素
索畫稍倦則謠諑繼之購其眞蹟者得之閨房
爲多冊中數幅皆其極得意筆山陰祁止祥題
石洞生雲根觸膚雲自至壁壘雄怒飛只作等
閒事孫阿滙題元人評高彥敬在子久山樵之

上豈非以氣韻勝哉玄宰先生一筆一墨眞足
度世神品不如逸品于此益信倪闍公題每歎
世人輒學倪迂不能引鏡自窺何以爲貌雲間
先生嘗云不讀書人不足與言畫夫豈欺我

吳梅村

吳祭酒偉業字駿公晚號梅村不多爲畫然能
萃諸家之長而運以已意故落筆無不可傳者
北海孫寶仍題曰吾師風流文彩照映海內其
秀如廬岳千尋其遠如蜀江萬里閱此一往如

侍顏色毛卓人題婁江秋雨聽潺湲東澗西田
自往還此中招隱無人到叢桂風生月滿山楊
大鶴題野橋流水樹淒淒獨看雲峰曳杖尋忽
聽上方鐘磬落空山何處有知音

葛震父

葛震父一龍洞庭人久客秣陵晚得一官不能
行其志棄去仍歸秣陵行書妙極一時臨池之
餘偶及繪事篤生酷似白石翁有十集詩行于
世家故不貧散金結客晚年金盡好客猶不已

常于滁陽道上值二三故人北還欲有以贈之顧囊中無一有也乃一一書借券付之約曰他日相過當一一償此但希免子錢耳時人笑之然頗有哀其志高其義者震父與大梁林宗張三先生手蹟都爲一卷顏曰三七十三先生手蹟寶藏之

趙文度

趙文度名左華亭人與董文敏同郡同時筆墨亦相類世人謂開松江派者首爲屈指然無筆不自古人中出非時輩可及也吳梅村題云梅道人有此圖峰巒險絕人物叢萃爲收藏家所賞此幅蕭疎見長散秉小果自足証道不必學如來面孔也周廣菴題翠帚春風想見張緒當年元徽之云流傳畫師輩奇態盡埋沒頑幹纖枝爲近人埋沒不少方敦四一絕云雙樹孤舟靜山空鳥不喧爲詢垂釣叟曾否是桃源

李長蘅

李長蘅流芳嘉定孝廉與妻子柔唐叔達程孟陽同以品行詩文重于時世所稱爲嘉定四先生者是也長蘅與孟陽皆工畫長蘅常語虞山云精舍輕舟晴窗淨几看孟陽吟詩作畫此吾生平第一快事虞山笑曰吾却有二快兼看兒與孟陽耳在都門孫伯觀雞樹館遇曲中一姬度曲公心賞之作一畫相贈姬攜回張室中海內文人游都門者無不往觀姬遂成名王西樵題長蘅小幅云壓雲突兀一峰蒼石路寒松井渺茫莫怪丹青足詩意詞人解識李流芳方田伯題幾家茅屋翠微橫石壁疎林無限情絕少人行向山峪儼然古刹有鐘聲談長益曰長蘅僅一北上遂謝公車往來湖山謂可終老不意遽返道山每薄遺墨想見其人

姜周臣

姜封翁周臣思周錢塘人抱瑰異才入京師無所遇縱於酒縱於畫山水花卉皆多奇致醉後遑筆尤英英自異也人索其畫者不恆得或怒

詈人曰若輩安足知余畫顧酒錢乏則又急作
一二幅與裴潢人郭華陽郭則跪進酒資酒資
既足復傲睨不肯爲人作或怒詈人如故以故
其畫益貴重至其子眞源公以進士爲名侍御
公之畫益不可得見矣公豁達不羈好雅謔常
於筵間命人演劇至相關處輒嗚嗚泣數行下
座客詢之曰少年鄙高冠理學不足語與二一
同人間復登塲今老矣幾日春風遂非年少設
音易觸徒羨他人乃知髀骨之痛唾壺之嘆了
不異人耳聞者羨其達

陳旻昭

陳旻昭侍御一字涉江法名道昕江寧人性豪
爽事親孝交遊廣詩文古崛精繪事爲諸生時
極爲余鄉鄭潛菴撫軍所知長齋繡佛以報恩
三藏僧舍爲家非大故弗歸諸衲子爲修羅屈
抑考輒白公直之公護法亦如護已腦目癸未
成進士登第後門無懸額第無杆旗堂無優伶
室無妾媵既斷葷血未嘗以衆生肉食客餉客

余嘗曰涉江淨人故多淨筆每覽其畫輒引人坐清淨地涉江作畫不名一家畫成必自題其上雖三數語亦成一佳文長篇勿論矣張稚恭曰東坡論畫謂筆略到而意已俱觀涉江畫即筆不到處意已先矣涉江著作甚多皆零星未及鈔訂同里錢季永藏之又秋粊五七言詩四百首亦未刻余獨不喜其梅花詩而時人乃競和之涉江一切都捐獨於古小小玩弄物不能忘情不肉食不飲酒而見客飲雖終夜不厭倦

酒間時出滑稽語使人絕倒家大人與涉江善嘗云於岑寂無聊中時憶此老妙舌

魏考叔

魏考叔之璜工山水可稱能品老年筆尤蒼勁顧文莊稱其筆法秀美姿顏媚弱有不勝羅綺之態殊不然也淡墨花卉頗有天然之致此則可據勝塲矣余猶及交公蒼顏修髯似淩山老煉士望之使人肅然起敬少孤貧匿影閉門日事盤礴天性孝友養老親撫諸弟皆取給於十

指不肯干人當時留都士宦比於北往來舟騎
尤夥慕考叔者無不造其廬考叔一無所報謝
惟招之飲則往清言獻酬坐無考叔弗樂也年
近八十卒於秦淮水閣冊中皆七十餘外爲予
作以余喜其花卉故較山水爲多考叔行書撫
聖教序楷倣歐率更別有卷軸公詩如問朗公
病短榻延朝夕孤燈伴死生贈友載見一回老
相逢各盡歡皆爲人傳誦　考叔尊人堯臣亦
工畫尤精人物神像今天界殿後壁洞神宮斗
母殿壁尚是其手筆見者謂非近今所能辦考
叔周晬日其尊人賢之嬉有叩戶者趨應之則
吳門友人寄畫筆至考叔手之堅不捨尊人歎
曰文一畫工矣李何

魏和叔

魏和叔之克考叔弟蔓名克亦工山水寫水仙
則妙極今古子百雉都與予爲文字交嘔心爲
舉子業卒不博青衿弟叔夜名珠亦有聲菽
苑不得志塲屋僅博貢皆鬱鬱死

鄒滿字

鄒滿字典吳縣人客遊金陵遂家焉君畫筆意高秀絕去甜俗一派故足俯視餘子家貧能自行其志嘗以除夕視餅栗餘升許復覓榾柮數枝爲二親一日供淩晨出郭外登雨花臺高歌竟日逮暮而返居平客至脫冠自汲以供茗椀所居東園水濱友人胡念約爲搆小閣顏曰節霞賦曰日掩荆扉以見志不妄就人所往還葛震甫一龍顧與治夢游劉今庾象先程望尼希孔數人而已與予從兄敏求比屋居余又交其子喆故余得其山水寫生大小幅獨夥

鄒方魯

滿字仲子喆字方魯畫宗其父圖松尤奇秀守節霞閣敬事父友謹慎保其家予北還贈以詩板橋花隙種桑麻織屨先生佬樟家只識前修眞寂寞應知後美賤繁華關心明月人千里過眼烟雲盡一叉肯羨東鄰釜底熱寒門久已節松霞母沒能盡禮會葬多名士

朱翰之

七處和尚卽朱翰之膺謄也以畫名江南者六十年秣陵畫先惟知魏考叔兄弟翰之出而秣陵之畫一變士夫衲子無不宗之晚乃削髮從莊蕅遊自名七處人稱之曰七師數椽南郭外蕭然飄笠不肯輕爲人落筆但數過諸蘭若衲子有求必應冊中皆當時在維揚爲子作者其在高座寺作者則絕筆也方與三日凡作詩文字畫須楷墨之外別有生趣迎人令閱者目動心搖始稱快筆然又非狐媚取悅須極蒼古之中寓以秀好極點染處見其清空始稱合作七師畫吾無間然子常曰每展七師畫覺一冷面老瞿曇立於吾前師望八始寂去沒後片紙尺素人皆以多金購之並南郭諸衲子所有皆爲人索取殆盡近則贋筆紛出矣子知鄮

朱知鄮

朱知鄮字思遠翰之先生子也幼與陸可三魏百雉汪子白羅星子高康生子從兄敏求及余

爲同硯友思遠才獨傑出頗有文譽晚乃棄去諸生工畫力學爲詩畫與尊甫並有聲詩頗奇鑿亓常詢翰之先生畫於君君曰家公筆下只是打發得開余曰打發得開何足云君曰君到打發不開處始思吾言世間生死大事以及文章經濟到絕頂處只是打發得開耳君謂有他異耶亓甚肯其言君自北回佚馬傷足不良於行攜妻子入溧水山中或名瑤或名遠或字遠公窮甚衆悲其志偶入城病卒於承恩僧舍中友人燹之詩數卷板行與未鐫各半其子藏於家子亦能畫近閩人魏惟度刻詩持不知何從得思遠作極賞之自云恨不見其人亦思遠沒後知已也惟度集中稱遠公余仍作思遠廿年來屈指同人惟星子康生與余存耳追念宿昔之交故不忍從其晚更之字云

陳章侯

陳章侯洪綬字老遲亦字老蓮其稱悔遲則甲申後也方伯公之中子章侯畫得之於性非積

習所能致昔人云前身應畫師若章侯者前身
蓋大覺金仙曾何畫師足云乎人但知其工人
物不知其山水之精妙人但訝其怪誕不知其
筆筆皆有來歷有過平陽水陸社見吳道子眞
蹟數十幅歸謂人曰人言章侯杜撰今乃知道
子預倣章侯豈道子亦杜撰耶家大人官暨陽
時得交章侯數同遊五洩余時方十三齡即得
以筆墨定交辛巳余謁選再見於都門同金道
隱伍鐵山諸君子結詩社章侯謬好余詩遂成
莫逆交余方赴滙章侯遽作歸去圖相贈可識
其曠懷矣後十餘年再見湖上冊中所存皆在
孤山小閣中爲予作者章侯兒時學畫便不規
規形似渡江搨杭州府學龍眠七十二賢石刻
閉戶摹十日盡得之出示人曰何若曰勿似也則更喜
喜又摹十日出示人曰何若曰勿似也則更喜
蓋數摹而變其法易圓以方易整以散人勿得
辨也初畫楚辭像刻于山陰再刻水滸牌行世
及崇禎間名入爲舍人使臨歷代帝王圖像因

得縱觀大內畫畫乃益進故晚年畫博古牌略示其意章侯性誕僻好遊于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尤喜爲貧不得志人作畫周其乏凡貧士藉其生者數十百家若豪貴有勢力者索之雖千金不爲搦筆也一醲醷顯者誘之入舟云將鑒定宋元人筆墨舟旣發乃出絹素強之畫章侯科頭裸體漫罵不絕顯者不聽遂欲自沉於水顯者拂然乃自先去冷他人代求之終一筆不施也以此終年五十六卒於山陰

存詩一帙余爲藏之後以歸其子曹秋岳曰老蓮道友布墨有法世人往往怪之彼方坐臥古人豈顧餘子好惡程翼蒼曰老蓮人物淡得古法不意山水亭榭蒼老潤潔亦復不讓古人方之高曠楊猶龍曰己亥辛卯于役八閩定交櫟園與三曰北宋閒次平南宋張敦禮徐改之專借酒闌燈灺抵掌天下人物未嘗不首推章侯也荆關而入自脫北倫躁氣然設境未能如老蓮歸而索晤於錢塘握手歡然不似初相識者爲

予作畫數幅高古奇駿俱非耳目近玩珍藏篋笥庶幾此遊不虛笑當年陸賈徒囊中千金耳何期神物秘惜世無桓宣武竟爲盜資可勝歎哉黃仲霖曰予以癸未別章侯於燕明年從金道隱郵筒得章侯書併書畫扇意存諄戒惟此老自無雷同語耳已丑過虎林從南生魯署見章侯爲作爲生圖數十種雄奇凸凹予謂吾當當爲老遲惜此腕不令復作若令復作者恐遭龍虎鬼物收攝又明年櫟園出畫冊四部示余余見章侯畫益夥如見章侯蓬首赤體右手持酒杯左手抓頭足之垢撅口張目談天下古今事此而不遭龍雷收攝也者當有神氣元命護持之予薄命人章侯一點一畫俱歷兵火不復僅存異日不向生魯乞圖即向櫟園乞冊耳章侯爲諸君子所歎如此

惲道生

惲道生向後更字香山香山爲高材生治詩以制義名世晚乃棄去獨工畫高自位置恥與平

流伍常以十幅贈余傲然曰今人畫特描金匠
耳又常題畫貽余曰逸品之畫筆似近而遠愈
甚似無而有愈甚其嫩處如金秀處如鐵所以
可貴未易爲俗人道也晚年尤縱橫如意妙極
自然蓋其往來齊魯間最久嘗登泰岱得山水
雄渾之趣故其落筆非凡近可擬王于一曰香
山如老將橫刀砍陣筆墨所到山不暇樹雲不
暇懶沈啓南後一人也然頗爲俗筆所詆良由
胸中多數行書少輕媚習氣耳詩文皆然豈獨
畫哉余在青齊得其三四巨幅是最得意筆著
畫旨四卷張爾唯太守屬孫阿滙庠而梓之香
山去世棗梨遂不可問

邵僧彌

邵僧彌姑蘇人性孤癖詩畫極爲吳人所重隱
於瓜疇自號瓜疇老人張瑤星遺題秋水圖云
蒹葭秋水一船移自對空江玉笛吹好景見前
誰寫得月痕猶識邵僧彌又爲余作結茅圖季
介菴泚題曰山深木性枯於石竹引泉聲冷到

扉此中人知非附熱者李劬菴念慈題蕭疎岑
寂無處落些子喧熱而生氣殊王坐此中者當
得靜悟許有介友題江舟燈火之間得觀此幀
即欲置身其間紀伯紫曰吾猶及見僧彌伸紙
用筆蓋惜墨如金者朱近修題一幀危峰密樹
隱花宮驢背秋風獨聽鐘一自乾坤兵革後丹
青留得六朝松梅杓司題陰森古樹能藏寺歷
亂奇峰欲插天獨客騎驢知賞咏想應胸次得
蕭然曹顧菴曰僧彌爲吳中高士窮約而死已
二十餘年梅村先生爲誌其墓今觀其筆墨間
多有寒氣宜其貧而死歟

鄒衣白

鄒衣白先生画法全橅子久晚年應酬之筆皆
出捉刀人惟有阿誰章者爲其得意筆先生收
藏宋元名蹟最富故其落筆無一毫近人習氣
晉陵吳問卿家藏子久富春山圖長卷爲子久
生平第一画先生極愛之比之右軍蘭亭屢欲
求售不可得時時借觀每一過目輒題其後後

問卿歿欲以此圖爲殉病篤時投之火中旋即
暈憤其子急以他卷易之已焚前一段矣其子
即攜致先生高索千金時先生方困乏無力售
之把對浩歎復題數百言于後以紀其事悒悒
者月餘其嗜古之癖如此宜乎其画超凡入聖
也先生小幅叟難得寸所得亦不過數幅張瑤
星題云衣白先生画多寥寥數筆不求工好而
爽氣逼人自有生趣此幅巖壑深秀屋宇錯落
橋磴參差於六法中無不具備文心之不可測
如此李屺瞻題隱淡皴拔簡潔孤秀画家懸腕
中鋒而無荒雜枯寒之病者近代僅覩先生風
格性情畢見是幅鄒程村題先伯大父中丞生
平筆墨矜重不輕爲人作画或有偶落數筆爲
門下生所足成者亦稱善本今人悉目疎曠歷
落者爲眞蹟謨家有其爲先大父中憲公所繪
數幀又極曲折細潤知爲晚年得意筆似未可
一例觀也王阮亭一絕云雲嵐半幅落人間衣
白山人去不還却憶題詩東廡老夕陽粉本出

關山末七字虞山題先生画句也虞山晚年號
東礀遺老

祁止祥

祁止祥豸佳山陰人行五世培中丞之從兄弟
同門文載之胞兄也丁卯舉於鄉數入春明不
得志常自爲新劇按紅牙教諸童子或自度曲
或令客度曲自倚洞簫和之借以抒其憤鬱甲
午冬送弟北上過金陵留弟家一月至維揚始
返舟中爲弟作山水花卉四十葉又別爲數小
頁留一詩別余書曹顧菴曰止祥書不在董文敏
右画則入荆關之室詩文填詞皆有致能歌能
奕能圖章以至奕錢蹴踘之戲無不各盡其致
以名孝廉隱於梅市蓋異人也

讀畫錄　卷之二

櫟下周亮工減齋撰　男在延編次

翁壽如陵閩之建寧人工畫能詩小楷圖章分書皆有意致飲稱大戶滿面酒痕然即甚醉亦無少酒態人嬾就之每置酒高會無壽如弗歡也君画初多閩氣遊秣陵從程端伯少司空遊畫乃一變已又移家公路浦時彭城萬年少孝廉亦移此晨夕過從畫又一變壽如畫屢變遂

臻極境江以南翁然稱翁陵翁陵二娶小妻將
終於淮上已忽忽思歸携家從陳階六使君返及
歸而廬舍不存親弗死亾殆盡復淒然欲還亾
路浦江南酒伴亦恆望其來然老矣又空囊不
能出戶也

姚簡叔

姚簡叔允在山陰人常流寓秦淮簡叔作畫一
洗浙習盡萃諸家之長而出以秀韻然每見能
令人靜穆不似近人但以浮艷悅人耳目也予
從胡念紹得其小冊十二幅皆自江南入北地
紀所見名勝幅幅皆有意致王貽上使君最愛
其秦淮一幀題云予在白門作秦淮絕句二十
章汪比部琬謂可作秦淮竹枝詞又有句云朱
樓映水皆成綺綠柳垂條漸拂波披此如覩昔
遊又題予最愛程孟陽詩最憶西風長板橋笛
牀禪閣雨蕭蕭而今畫裏猶知處一抹寒烟似
六朝既錄鄙作因并書之陳其年維崧題紅板
橋東白石祠烏衣巷口綠楊枝誰人重寫臺城

景愁殺多情老畫師亍與胡元潤八閘舟中同
披此圖感當時之盛得四律王勝時謂當書此
後因書之紅兒家住古青溪作意相尋路已迷
渡口桃花新燕語門前楊柳舊烏啼畫船人過
湘簾緩翠幔歌輕紈扇低明月欲隨流水去簫
聲只在板橋西 二 曲曲銀河蕩晚霞蘭叢王瑤
問琵琶暗潮夜濕依欄石細雨朝開隔岸花茜
茜無心臨翠蓋芙蓉有意映窗紗雲鬟月底渾
難盡更向垂楊繫處遮 三 不分合歡夜不開吹
笙無力自徘徊鐘聲漸遠隨波去花氣將眠過
渡來曲曲鴛鴦流艷夢垂垂楊柳綠淺杯一生
明月秦淮好過眼烟雲第幾回 四 拂水藏鴉弱
自持輕寒簾外影離離風吹香動花無骨露逼
歌清月有絲漁笛暗隨紅雨落酒鑪閒受綠陰
支鍾山松老雲霞漫近日金陵客不宜簡叔在
日自矜其筆墨不多爲人作常遊亍鄉久留雪
苑寻訪之侯氏昆季不能得人有持多金往山
陰購之者亦不能得其一水一石

程孟陽

程孟陽歙人移家嘉定與婁子柔唐叔達李長蘅善謝象三爲刻嘉定四先生集孟陽浪淘集松圓閣詩極爲錢虞山推重畫盡不多見余僅得其數笪並册中一二幅而已虞山題孟陽最矜重其畫不輕爲點染此幅眞吉光片羽人間不多見也近有吳中畫家僞作孟陽一册屬余題識予面斥之不懌而出今爲櫟園題此幅孟陽當爲默舉矣曹顧菴題僕年二十四五時尚得見孟陽先生淡靜枯淡如淡山學道人頗相期待比以管樂今暮齒年五十病苦憂患無所成就有愧先生多矣喬松古藤之下恍然見之不減在彷邨華林時握麈支頤也王貽上卄松圖詩往往有畫想觀此乃如見其詩

胡長白

胡長白宗仁一字彭舉上元人畫自文五峰伯仁來晚出入王叔明黃子久二家其筆意古質頗有五代以前氣象貌傲岸高蹈絕俗晚年衲

衣拄杖反手徐步修髯從風見者目爲神仙中
人八分書學禮器碑無一點俗態工詩本富家
子老而食貧不謁時貴時人重之長白畫所傳
最少余與其姪元潤交廿年冊中僅得其二幅
當時矜貴可知矣長白與伯敬札子云公詢寒
門諸子弟敬以名字相聞弟宗信字可復以字
行世所稱雪村者名宗智耀昆起昆僕之子玉
昆士昆雪村子也皆學畫葺門畫掩茗椀爐香
間閣筆盈案妥擬堆笏滿牀昔人一門五貴七
葉蟬聯想如是耶公聞之得無噴飯觀此札可
想見其家庭之樂君詩二千餘首極爲竟陵所
賞如花落竹堂靜烟消石屋空殘月半窗白寒
星徹夜疎一水帶寒月孤村幕夕烟貧惟尊酒
在詩豈衆人傳渚雲乍去猶拖水山月初生不
過林人從淺水過路向半山通岸楓紅隱寺湖
水碧連山皆詩中畫也惜無方板行相傳長白
家武學右袁府巷偶鋤園地鏗然有聲見一研
山其下長可尺許高數寸峰巒嵽嵲森秀紋如

胡桃色黝然眞凡案間佳物也長白以形類九華因名小九華自爲記佳物固爲高士出哉

胡元潤

李君實嘗言作畫惟空境最難以余所見善於用空者其惟胡三禓公歟禓公一字元潤卽長白之猶子玉昆也君性孤僻作畫如之用筆設色好作縹緲虛無態故咫尺間覺千萬里爲遙余蓄畫冊自君始入手便得摩尼珠散璣碎璧不足辱我目矣予識君緣方密之密之辛巳冬

偕君過滙密之南去君獨留後此數與往返患難中時復相從故余存君畫最多爲君賦詩亦獨多長歌外盡錄於畫冊上報君藍縷草路之功也

汀署聽雨有懷胡三元

潤時元潤寓予省署

孤燭全無寐雨聲同來信亦遙終宵難叟聽不悔種甘蕉

送元潤返白門

頗欲留君住能還亦我私慮親開遠信仗友飾歸辭疲視分燈倦勞魚任字遲秦淮春信好弱柳綠絲絲

又慶嶺時無幾言歸每謂遲悲子連

歲住更切老親思矧客迷勞劍幾書借倦扉煩
君安我友瘴濕漸相宜 雪舫送 小閣傳知載荒
園學種瓜貧能堅旅骨交足世寒家入夢三眠
柳移情六出花何時芳草岸相對數歸鴉 夢至
家見所 只似曾過境柴桑處士居人皆漢魏上
餞菊 元潤
花亦義熙餘質朴無繁卉蕭條伴野蔬此中眞
自好肯更憶吾廬 又東籬一二畝約略早秋時
微雨侵花檻寒風吹酒扉主人欲採贈坐客解
吟詩將去頻相挽殷勤有後期 又訝予猶未返
遠道亦能來自謂初能遂因君晚更開渾忘新
雨雪苦憶舊莓苔頓首加餐飧家園努力回 又
亦有生平約烟雲逐處遮半林霜後路一月眼
中花枝較看時勁葉從何日加踈蹊輕別去城
上噪寒鴉 雲門送 劣前君能到雲門得暫停鬚
元潤
眉空似雪踪跡尚如萍冷署三竿臥遙山九點
青留人不肯住修竹雨滇滇 又論交眞耐久幾
日盡成衰雪後同過嶺潮平自渡灘閒身能去
住老筆更紛披所歎稱君友惟工送別詩 送元
潤返

白門與君同住古青溪五度燕山並馬蹄垂老措身知坎窞生還藉爾作端倪清尊霧鬢驚春雲亂碧樹參差夕照低回首卅年霜雪路全交只剩數行啼初聞徙塞外柴車毳帳擁風霾區脫天高孰與偕一帶黃雲連戍堡半生明月夢秦淮信寄元潤書殘尚冀同心續骨老憑教絕塞埋消息從今難更達淺屐北向重君懷又

枉君江上待垂綸荷衣蕙帶青門客蓆帽榔瓢紫塞人孤雁欲銜霜後葉哀笳不吹戍前春桃花艷勒宵征馬莫道遼陽信未眞與元潤君家兄弟子兄弟二十年前訂古交眼底何人爲續客林中許我結重茅長貧只合終身醉漸老猶慚百念消莫憶燕齊閒越路門前芳草費推敲後人讀諸詩可以知子之與元潤矣

程正揆

程正揆字端伯別號青溪道人書法師李北海而丰韻蕭然不爲所縛嘗欲作臥遊圖五百卷十年前予已見其三百幅矣或數丈許或數尺

許繁簡濃淡各極其致然矜貴不肯輕以與人
惟于石和尚無所悋耳查二嗇題云昔人論書
云既得平正須追奇險青溪先生今之所書名
家也書畫無二致詎不信然張璪星題云長康
右丞諸公皆以士夫作畫故皆能造入神妙宋
時畫學猶分士流雜流俱令治大小經仍讀說
文爾雅方言釋名等書宜其下筆不苟也子畏
學畫於東邨而勝東邨直是胸中多數百卷書
耳此事固當讓青溪獨步矣

釋無可

無可大師于庚辰同楊方密之也公名以智幼
稟異慧生名門少年舉進士自詩文詞曲聲歌
書畫雙鈎塡白五木六博以及吹簫撾鼓優俳
評話之技無不極其精妙三十歲前極備繁華
甲乙後薙髮受具躰嗜怙寂麄衣糲食有貧士
所不能堪者於是謝絕一切惟意興所至或詩
或畫偶一爲之然多作禪語自喻而已不期人
解也施尚白云于昔同無道人自蒼梧抵廬山

見其乘興作畫多用禿筆不求甚似嘗戲示人曰若猜此何物此正無道人得無處也拈此二則則道人之禪機畫亦露一斑矣

石谿和尚

石谿和尚名髡殘一字介丘楚之武陵人幼而失恃便思出家一日其弟爲置氈巾禦寒公取戴于首覽鏡數四忽舉剪碎之并剪其髮出門徑去投龍三三家菴中旋歷諸方參訪得悟後來金陵受衣鉢於浪杖人杖人溪器之以爲其慧解處莫能及也公品行筆墨俱高出人一頭地所與交者遺逸數輩而已繪事高明然不輕爲人作雖奉以兼金求其一筆不可得也至所欲與即不請亦以持贈予從瑤星張子與交因乞作册子數幅公欣然命筆自題云殘山剩水是我道人家些子活計今被櫟園老子奪角爭先老僧秖得分爐頭半箇芋子且道那半箇讐他日覿面再與一頓方郤村題其畫云曲曲村墟歷歷眞長鑱不共短笻論并關筆墨多殘漏

老衲山樵自隱身瑤星云舉天下言詩幾人發
自性靈舉天下言畫幾人師諸天地舉天下言
禪更幾人拋卻故紙摸著自家鼻孔也介大師
箇中龍象直踞祖席然絕不作拈椎豎拂惡套
偶然游戲濡吮輒擅第一此幅自云效顰米家
父子正恐米家父子有未到處所謂不恨我不
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耳

釋漸江

釋漸江歙人本江姓爲名諸生甲申後棄去爲
僧喜倣雲林遂臻極境江南人以有無定雅俗
如昔人之重雲林然得漸江足當雲林隱
居齊雲不娶爲人作冊中二幅汪舟次索以相
贈別有一二立幅則君以寄余者君未五十沒
畫亦貴重其門徒贋作甚多然匡骨耳此直須
另覓雲林矣

周靜香

周觀察靜香荃吳門人畫宗倪董大士相尤得
古法李次公題其畫云視荆關稍潤較董巨徽

枯此眞不爲古人所束縛者迂翁有云非王蒙
輩所能夢見倪閣公曰每歎古人用筆之際運
其神氣於人所不能見之地故人莫能及美人
之光可以養目覩靜香畫亦然靜香常倣元人
作絕交圖蓋別有所感云葛雲芝題曰忽聞車
馬來俗務敗人意相望了不關曠然隔天地程
幼洪和之劉峻廣絕交此論洽人意金盡試求
交跼天而踏地靜香罷青州政歸長齋閉戸罕
與人接余過吳門靜香以札招余曰僕所居園
雖無奇觀然是顧青霞宿搆頗爲閒嬾客所稱
石不奇映以老梅頗有致樹不多參錯以石頗
有映帶池不廣然垂柳拂之頗如縠室不甚幽
然不燠不濕頗可坐臥室中所懸畫雖太舊然
是李營丘手蹟董文敏三過而三跋之頗爲識
者所賞酒不甚清然是三年宿醞多飲頗不使
唇裂主人雖老然不憊頗能盡日奉客歡樂園
以公事至雖怱然頗可偷半息暇一徘徊樹石
間看舊人畫聽老夫娓娓述吳中逸事以佐飲

天下無不忪者兒服官然天下事亦忪不得許多且過我飲爲是讀此札可想見此老胸次

王石谷

王石谷翬常熟人自號烏目山人少從王烟客太常遊太常精于繪事且收藏古蹟最富石谷揣摹盡得其法倣臨宋元人無倣不肖吳下人多倩其作裝潢爲僞以愚妒古者雖老于鑒別亦不知爲近人筆予所見摹古者趙雪江與石谷兩人耳雪江太拘繩墨無自得之趣石谷天資高年力富下筆便可與古人齊驅百年以來第一人也已酉顧予于白下時予已謝督糈石谷寓續燈菴爲予作大小十六幅老年患難頗藉以自遣石谷苦心於此中二十餘年於予頗有知已之感自題其畫與予云嗟乎畫道至今日而衰矣其衰也自晚近支派之流弊起也陸張吳遼哉遠矣大小李以降洪谷右丞逮於李范董巨元四大家皆代有師承各標高譽未聞衍其餘緒沿其波流如子久之蒼渾雲林之澹

寂仲圭之淵勁叔明之蒼秀雖同趨北苑而變化懸殊此所以爲百世之宗而無弊也洎乎近世風趨益下習俗愈卑而支派之說起文進小僊以來而浙派不可易矣文沈而後吳門之派興焉董文敏起一代之衰抉董巨之精後學風靡妄以雲間爲口實瑯琊太原兩王先生源本宋元媲美前哲遠邇爭相倣效而婁東之派又開其他旁流緒沫人自爲家者未易指數要之承訛藉舛風流都盡羣自鄶時搦管仡仡窮年

爲世俗流派拘牽無繇自拔大底右雲間者淺議浙派祖婁東者輒詆吳門臨頼茫然識微難洞已從師得指法復於東南收藏好事家縱攬右丞思訓荆董勝國諸賢上下千餘年名蹟數十百種然後知畫理之精微畫學之博大如此而非區區一家一派之所能盡也由是潛神苦志靜以求之每下筆落墨輒思古人用心處沉精之久乃悟一點一拂皆有風韻一石一水皆有位置渲染有陰陽之辨傳色有今古之殊於

是涵泳於心練之於手自喜不復爲流派所惑而稍稍可以自信矣先生爲藝林宗匠尤於繪事素所研精遂盡發二十年探求之業默取所見宋元諸蹟雜爲橅倣凡一十六幅彙成一冊并自述所歷甘苦與時俗宗趨之弊與蒙教益蓋亦騏驥長鳴於伯樂龍劍耀采於雷公士遇知己不能自護其短耳自敘若此可知石谷之於畫矣予收合畫冊五十帙前後幾四十年得石谷最晚而蒐羅考覆亦畢於此庶可以壓多寶船也王阮亭嘗題其畫云不必千金買范寬天機絕處到應難太常無恙廉州在留取三王畫苑看廉州元照太守也其爲名流賞識如此

方邨村

方侍御邨村名亭咸坦菴太史仲子少年科第爲名執法吏治文章之外精于八法旁及繪事早年不過遊戲筆墨患難後自塞上歸一借不聿舒寫其抑鬱無聊之氣故其畫更進海內士大夫以畫名家者程青溪顧見山及侍御可稱

鼎足然侍御足迹幾遍天下五嶽之外如黔蒼
武夷羅浮之奇無不遍歷匡廬黃海又其庭戶
間物耳故其所見無非粉本不規規於古人此
所以稟勝於古人也侍御從兄無可和尚爲子
同譜兄弟兩家患難中復與其弟與三結兒女
姻故侍御甚愜子雖甚愛重其筆墨而於子無
吝也年來爲子作不下數十幅嘗與子論畫云
半千畫士士畫之論詳矣確不可易覺謝赫畫
品猶有漏焉但伸逸品於神品之上似尚未當
蓋神也者心手兩忘筆墨俱化氣韻規矩皆不
可端倪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所謂一而不可知
之謂神也逸者軼也軼於尋常範圍之外如天
馬行空不事羈絡爲也亦自有堂搆窈窕禪家
所謂教外別傳又曰別峰相見者也神品是如
來地位能則辟支二乘果如兵法神品是孫吳
能則刁斗聲嚴之程不識逸則解鞍縱臥之李
將軍能之至始神神非一端可執也是神品在
能與逸之上不可槩論況可抑之哉半千之所

謂神者抑能事之純熟者乎總之繪事清事也
韻事也胸中無幾卷書筆下有一點塵便窮年
累歲刻畫鏤研終一匠作了何用乎此眞賞者
所以有雅俗之辨也豈士人之畫盡逸品哉我
公精於讀畫者必不河漢予言

王子京

王子京使君遂罷人不以畫名偶然落墨便有
出塵之想丙戌與子同官江南爲予作一二小
幅筆意在黃子久吳仲圭間袁荆州篛巷題云

畫法即書法所在畫至脫化諧格即書家所謂
離鈎也子京生處活處與作家迥別張瑤星題
云冉冉綠陰中位置層軒好松外亭空天更空
天濶孤亭小石壁絕躋攀明月聞長嘯壁後還
藏千萬峰峰際閒雲繞

姜綺季

綺季名廷幹山陰大宗伯子風流倜儻詩畫文
章無不登峰造極繪事山水外猶精寫生襲半
千題其所臨崔白花卉云綺季名家子所藏佳

蹟甚富如崔白艾宣丁貺之流皆極力摹寫非
今人隨意所到不事章程也綺季能世其家學
可出而撒鹽和梅而故效兒女子施朱調粉此
非吾黨所能測也

龔半千

龔半千賢又名豈賢字野遺性孤癖與人落落
難合其畫埽除蹊逕獨出幽異自謂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信不誣也程青溪論畫於近人少所
許可獨題半千畫云畫有繁減乃論筆墨非論
境界也北宋人于丘萬壑無一筆不減元人枯
枝瘦石無一筆不繁通此解者其半千乎半千
早年厭白門褦襶移家廣陵已復厭之仍返而
結廬於清涼山下葺半畝園栽花種竹悠然自
得足不履市井惟與方魯山湯岩夫諸遺老過
從甚歡筆墨之暇賦詩自適詩又不肯苟作嘔
心抉髓而後成惟恐一字落人蹊逕酷嗜中晚
唐詩莫羅百餘家中多人未見本曾刻廿家于
廣陵惜乎無力全梓至今珍什笥中古人慧命

所係半千眞中晩之功臣也予嘗過半畝園贈以四律附錄之於世姝無事經年合閉門白衣鮮墨汁烏几潤花痕亂竹三叟雨空山半畝園畏人常屏跡感激虎狼恩野老閒稱病柴門永日關幾苔生破屨修竹蔽衰顏得酒看人醉成詩肯自刪夢中頻過爾大月好風間萬累已全息荒園足自怡棋邊今態好酒外古心危妙畫殊無意幾書若有思屑榆亦可飽努力莫言衰彦遠今高士武林一畝田約君爲隱侶交我舊忘年僻地誠難覓同心亦可憐懷人眞隔世獨坐聽鳴泉彦遠胡介與半千爲世外交隱虎林一畝田

櫟下周亮工減齋撰　男在建編次

黃濟叔

黃濟叔經別字山松書法圖章之外尤精繪事在若盧時惟日以篆籀詩詞自娛間亦遊戲筆墨未知其如此之工也與予後先返江南顧予白下始放筆爲予作數小幅蒼古澹遠全倣黃吳未幾予赴青齊濟叔乃死於友人酒間展閱此冊爲之愴然黃俞邰題云長松落落來高士

瀑布遥遥下遠岑想見吾宗黃叔度高寒命筆
此時心張瑶星題取境不高則雲霞之氣不鮮
肆眺不遠則林壑之懷不暢崇岡絕壁以謝煩
喧曲徑平臺以供嘯咏若有知者吾必過而問
之子在邦上重見濟叔贈之十絕句附錄之憶
爾歸成我復東淺扈望豈夏相同疎燈再剪秋
花好却夢舍毫板屋中驢背霜寒客路艱年前
此日見君還歸來不索荆關畫得看江南别後
山憑敘荒憬永相望願始寧知有故鄉萬劫誰
能除舊態烟雲一見又商量不祭皐陶筆亦奇
高牀薄醉墨淋漓臨岐頗有荒唐話並擢江山
撫大痴秋田菊徑久荒蕪舊日籃輿近在無念
爾箴予應有意倉皇急示五湖圖好友能歸願
未全支笻日夕望征鞭荒凉耍莫圖關塞爲報
龍眠盡已還勞君北望盼飛鴻鳩杖重扶兩退
翁孺子相期胡不早杞橋耍爲寫黃公夢外逢
君淚漸收依然明月舊邦溝當時莫道無歸思
日勸黃癡寫釣舟關前征鴈肯南來誰道窮邊

是夜臺待得長征人到後同君細細寫龍堆時聞龍眠方公南還吮筆圜牆雨雪霏烟巒再展事依稀籬邊濁酒眞相勸賴爾先還引我歸在雲門聞濟叔卒哭之云物外能全棄老身萬竹叢濃看高下綠飽飯舊新紅大翮書猶在小山賦未終寧知江上約一夕盡成空喜我叟生返頻頻江上來烟雲紛老眼雨雪動淒杯海嶼書方寄泉臺客不回惟傳臨化去失喜鼓于鼜君化去方飲酒觀伎自言死甚樂不足怖也

張爾唯

爾唯太守學曾又號約菴山陰人畫倣董北苑辛卯秋爲予作數幅極爲程青溪所賞題云此道寥寥得其解者唯約菴吾友差足與語不復多見矣是幅筆意從江貫道來無可題雖有六法而寫意本無一法妙處無他不落有無而已世之目匠筆者以其爲法所礙其目文筆者則又爲無礙所礙此中關棙子原須一一透過然後青山白雲得大自在一種蒼秀非人非天不

然者境界雖奇作家正未肯耳然亦不可執定
一樣見識以印板畫譜甲乙品題倘有碎須彌
乾蓬萊底漢何妨叟具空中五色以粟米一毫
畫盡千世古今耶曹秋岳題云筆勢空蒼吐納
北苑不作元人佻薄氣櫟公雖博賞諸家終以
爲正法眼藏吳梅村題請看韋白新詩句能作
蘇州刺史無爾唯名家老輩晚得吾鄉一郡論
者并其畫訾謷之卽此幅眞迂倪畫脈蕭疎簡
遠移入詩中可入香山蘇州兩廡而見怪流俗
殊可笑也

許有介

許友有介又名友眉字介壽閩之福州人玉豕
先生子也有介畫如其詩蒼楚有致無一毫烟
火氣字畫詩酒種種第一有介歿後指不能再
屈矣好畫小竹倣管仲姬柔枝嫩葉姿態横生
自鐫許友畫竹章每作竹卽用之因予累至京
師渡河而北不復畫竹忽放筆爲枯木寒鴉蒼
涼之態不可把視蓋無聊之氣一寄於此耳嘗

畫羣鴉寒話圖子爲作歌云許生崛强好畫竹
整整斜斜風肅肅向北忽不見此君一心惟愛
寫枯木南司夜夜北風多呼酒不來可柰何硯
凍杯乾不肯睡禿筆閒從冷炕呵呵筆搖搖拂
敗紙童童偃蹇無樹理燈下微窺龍虎姿離離
欲死不成死雨鞭風撻老蛟饑左攫已絕右挈
離心憐欲益好顏色粉墨兩看無所施淺者屈
霜淒屈雪白摧龍骨黑老鐵到底不能看作薪
此公雖苦有高節半夜俄聞烏亂啼棹棹軋軋
明月低菀樹何曾集冷翼不知飛向誰家棲許
生見鴉長太息萬緣元生胸臆鴉爾來前爾
鵲前吾將巢子以奇墨我樹雖枯得大年南枝
不脆北枝堅關河雪冷謀且息暢飛暢舞好耍
遷夜深鴉與羣鴉喜乎鼓之軒乎舞親見鄉行
切無雷言我歌爾和慎莫拒朝從昭陽殿裏來
千門萬戶一時開鼓吹律回鳩樂閑房鵲笑大來遺我酒羣相賀吾
徒豈不憶寒號枯枝得坐且同坐楊柳藏身憶

白門欲飛不飛憶黃昏此心流水孤村外此地
難言好久存葦屋風飄不成畫放筆與鴉爲酸
話不知幅間與樹間更幾月黑羣鴉拜許生畫
竹竹盡情許生畫盡鴉鴉有聲但是一點兩點墨
何至遂與羣鴉爭許生愼莫悲寒眴會使墨光
有奇吐噦噦天上鳳凰鳴日寫梧桐千萬樹

張大風

張大風上元人家貧惟容膝地每天雨湫隘
蹲臥書案上常累日嚴冬冰雪與家人舍生談牖
牖立或移漏刻妻以已不再娶大風畫無所師授
偶以已意爲之遂臻化境瀟然澹遠幾無墨路
可尋秣陵畫家掉臂孤行者大風一人而已貌
頎偉美髭髯望之似泱山老衲士工圖章詩賦
少時爲諸生甲申後遂焚帖括衣短後佩劒縩
走北都出盧龍上谷覽昌平天壽諸山所至公
卿爭相迎大風揮灑應之有中貴子招飲邀館
幕中大風起立瞪目不答酒罷引去一日與盡
即治裝衣舊衣騎驢而歸性幽僻多寓僧寮道

隘不一省其家所爲詩若詞皆秀警可誦與人處渾渾不露圭角書尾署眞香佛空四海或稱昇州道士病胃膈疾篤自題墓石小像卒壬寅余自北回邀大風過高座寺相聚五六夕爲予作冊中諸幅已又以小冊貽我未數月卽歸道山矣傷哉瑤星曰予仲大風死後入夢衣冠甚偉出袖中文屬余爲流通自云居天上爲散仙甚適新搆小屋繪諸葛柴桑二像供其中仍以筆墨遊諸上眞別語甚多異哉瑤星作詩紀夢

詩錄於後與子稱同志天懷各暢然生當魏晉

後詩續邶鄘前四海留雙屐千秋共一肩雨花

臺上月相與踏層烟 一荷鍤來高座相從只比

鄰地荒蘭蕙少年老弟兄親命酒聊驅俗寫山

緣救貧前修洞壑後風雅藉斯人 二忽漫歸城

市憐予更索居幸留肝膽在所惜往來疎每見

僧求畫時從客借書何來摩詰病恐是散花餘

三

竟爾謝人世殘陽隔暮烟星眞應名士死不

媿前賢好友收遺帙塵踪失大年夜臺遇妻子

慰籍識衣牽 四 上界多官府輸君汗漫遊雲中
新卜宅天上舊埋憂筆鑄黃金像名鐫白玉樓
英雄能辟穀應盡漢留侯 五 欲別還相送醒來
霜氣清曉烟殘月影冷露遠鐘聲遺藁當尋讀
新詩誰主盟巫咸如夕降細與說陰晴 六 大風
遺書有雙鏡菴詩上藥亭詩餘楞嚴綱領一門
反切病中付鄭汝器藏之一門反切法甚簡但
用音和一門使學者一調音韻便得可以不習
等韻而人通韻書是大風生平最得意著述丁
未秋汝器出其藏稿欲共徐起渭開呂之詩同
梓之杜蒼略爲傳會汝器爲一令累又不果梓
後爲一友攜去遂失其半至今惜之

程穆倩

程穆倩遂自號垢道人新安人家廣陵楊孟載
評黃子久畫如老將用兵不立隊伍而顧指氣
使無不如意近人惟道人能之道人詩字圖章
頭頭第一獨於畫淺自斂晦惟予能知其妙道
人亦自喜爲予作嘗自題其畫云余生平有媿

癖方今海內宗工林林焉不敢仰視其幟於時
家孝感侍郎張溥陽大行登峰造極十數年雄
絕今古余遂一意藏拙矣周夫子納瓦礫于珠
玉之側爲之汗下不已倪閣公題不見穆倩久
每誦其風雨出郭篇曰焦飯空懷哺奇溫竟御
綿除夕書壁詩曰帝王輕過眼宇宙是何鄉以
爲胸懷結曲不減少陵閱此幅又置我於千岩
萬壑中矣吳六益題昔人夢蛟蛇糾結便工草
書此幅尚復有夢耶何以神行其間也沈朗倩
一絕老筆含蒼委秀遊神董巨間故人詩境好悟
人兩宗禪王昊廬題穆倩與余爲石交自言不
肯多畫張藻有生枯筆潤含春澤乾裂秋風惟
穆倩得之

張稚恭

張舍人恂字稚恭涇陽人家維揚舍人詩文雄
視一世尤好作畫晨夕與程穆倩處士往來故
初年畫與穆倩莫辨後自變以已意尤有雄渾
之致子湛字水若亦能畫稚恭自塞外歸家飭

破以賣畫自給張小箋示人曰一屏值若干一
箑一幅值若干人高之

楊龍友

楊龍友文驄一字山子貴州孝廉家秣陵工畫
善用墨初爲華亭學博從董文敏精畫理然負
質頗異不規規雲間蹊徑也後貴陽之勢漸張
急於功名不復唱渭城人有求者率皆盛伯含
林玉兄弟及施雨咸捉刀董文敏題冊中一幅
云意欲一洗時習無心讚毀問作生活者王勝
時曰子少從龍友夫子遊見其下筆如風舒雲
卷神奕奕奕自歸道山嘗入寤寐觀此幀不勝
仙翁龍馳之感釋無可曰同輩墨妙推龍友趙
宗子一皆以蒼秀出入古法非復倣雲間毘陵
以濡弱爲文澹也吳園次題龍友畫不見楊公
二十年畫中巖壁尚依然當時若有扁舟在呼
出人間郭恕先王貽上在雲門寓閣題龍友畫
乙巳夏胥雨登繖山絕頂見僧舍壁上有龍友
畫孟津先生題云筆帶烟雨蕭疎而遠止以無

意得之爾時眺聽之美皴染之工書法之妙眼
中頓有三絕北渡以來憶昔遊宛如昨夢今披
襟下所藏龍友小景便使栖霞舊遊歷歷在目
何時擺脫塵羈結茅山中與僧紹卜鄰閣筆三
歎

楊無補

楊補字無補號古農又字曰補吳門人嘗畫小
幅大不盈掌自題云永嘉郭外山川點點皆倪
黃粉本也金俊明題此幅是龍友令永嘉時古
農遊經其地憶寫所見秀澹潔朗擅元人之勝
龍友曾爲古農作小幅轉以相贈筆致亦絕類
此可知良友氣味相入也兩君並與予習古農
契好尤篤龍友既歿古農亦墓有宿草對此可
勝於邑王阮亭一絕云布衣曾說楊無補筆墨
風流自一時留得永嘉遺蹟在殘山剩水也堪
思

趙雪江

趙雪江澄一字湛之潁州人嘗移家東萊又移

膠西移大梁晚移濠上所至人爭重之君畫善
臨摹常入長安從王孟津遊多見大內舊藏皆
緘爲小幅無一筆不肖君爲余倣舊二十幅余
歸之王逸菴侍御後爲流球國王所得永作海
外之珍矣雪江又作四十幅皆有孟津滿幅小
楷眞尤物也君擬歸余後君卒爲濠梁人得去
余至今思之性好奕又工臨帖善寫照予師張
林宗先生沒於黃流余恒思追摹先生小照偶
以語君君曰大異事今夜方夢林宗授我以筆
當急歸圖之遂彷彿如生公子允集見而伏地
哭乞歸藏於家雪江別吾師垂二十年而故人
容貌猶往來胸臆一落筆便肖如此交詼何愧
古人不獨歎其技藝之工矣君偶得漢銅章文
曰趙澈凡得意之作皆用此章余澹心題雪江
飛雪圖曰趙翁老矣好穿紅衣攜杖行雪中此
幅殆自寫照也爲題數語盡水是山盡山是水
高松橫崖飛雪滿紙烏巾紅裘倚樓誰子睨而
視之趙雪江氏王貽上題雪江倣摩詰羣峰飛

雪圖寒色宜下巖壑千峰萬峰雪初落瀑布
無聲溪澗凍紅樹微茫數孤閣閣中有客方緼
袍當杯氣與蒼山高遙看飛鳥落何處如聞落
木鳴東皐崖廻路斷少人跡稍見老樵下巖隙
高低遠近一溪通晦暝合沓千重隔右丞昔日
居藍田山水落筆窮自然雪岡漁市盡高妙欒
瀨欹湖紛眼前此圖會入宣和譜董巨荆關焉
足數兵火相尋六百年玉躞金題幾更主雪江
老筆妙入神臨摹古本幾亂真縱教唐宋多能
手未必常逢如此人宋荔裳曰往歲丁丑雪江
訪先大夫於山園時方秋也夜坐溪上命童子
撲螢火數十餘納紗巾中遙望之火齊明珠飛
光燭路雪江行歌自若其風格高邁類如此孫
北海先生曰雪江作畫或一日數幅或數日不
成一幅或先詩而後畫或先畫而後詩余拈出
題畫詩四十首梓之北海先生刻其四十首余
擇其三錄此後漠漠江天雪霽時曙光雲影半
參差柴門初啓寒鴉噪已有漁人理釣絲又懸

崖琪樹靜垂陰流水何人解聽琴獨坐石砰觀
始作晚風吹雨過前村又布袍攜杖訪山家宛
轉層岡不厭賒相見主人渾一笑豆花棚下飯
胡麻雪江子申字坦公孫建字秋俱以畫名

宗開先

宗開先瀕睛雪小幅自題云睛雪滿竹隔溪漁
舟如月之曙如氣之秋落款處止題一顆字王
宗伯見之誤以爲沈朗倩題云倣吾家摩詰雪
圖朗倩自是老到北海夫子爭之曰此開先筆
也冷倩如對開先子笑曰此開先丁亥在高郵
舟中爲予作也幸老欒猶在不然又開後人幾
許辯端矣王阮亭曰此是畫苑中一則佳話也

沈朗倩

沈朗倩顒吳人常遊白門名噪甚爲予作南北
宗各二十幅俱有妙境每畫成多自題於上亦
多韻語性好徹逐故不甚爲人所貴每落筆必
曰吾家白石翁晚遂自號石天自擬在石田上
然歟

謝仲美

謝仲美成其尊甫彬臺名道齡本吳人移家秦淮與僕望衡而居仲美從其尊人學畫而加以秀潤山水花鳥皆擅長寫生尤逼肖有頰上三毛之妙先君作後一大像無分毫似欲以小像傳模於大幅因嘗之仲美某處肖某不甚似仲美曰我固從大公遊可意而得也隔數日以所圖來賤兄弟以及妻孥見之無不伏地痛哭仲美食貧而爲人薾雜克孝了非時流可及仲美與子同庚子自北回值仲美生辰與一詩侑君父子泰淮住同瀕朱欄理釣竿幾度鶯花吾輩老百年蘿薜酒杯寬芳州楔罷拋書臥絕塞人歸借畫看但得烟雲常作供不須努力已加餐子丙午季秋返自雲門仲美載酒醉我于偶遂堂酒半謂予曰向索公一詩久不與今公歸矣易書一篋出入我懷袖中予諦君不十日君還道山矣傷哉偶得一詩哭君却書篋上囑令了焚之靈几前誌吾不敢死仲美也敢謂交生死

我歸爲吳君秋花誰更看破硯竟須焚骨瘦千
條雪情閒一片雲空憐昨日事載酒意慇懃嗟
夫子乃至爲此等詩以踐仲美約豈不悲哉

吳遠度

吳宏字遠度與予同家雲林白馬間生長於秦
淮幼好繪事自闢一徑不肯寄人籬落癸巳甲
午間渡黃河遊雪苑歸而筆墨一變縱橫森秀
盡諸家之長而運以己意子曰遠度曰推創一
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君殆畫中之陳同
父歟范中立以其大度得名曰寬遠度亦名宏
遠度偉然丈夫人與筆俱濶然有餘無世人一
毫瑣屑態合范吳論之世未有不豁然大度而
能以筆墨妙天下者宏與寬並傳矣披此圖者
能不羅列下拜予嘗贈之詩云幕外青霞自卷
舒依君只似住村墟枯桐已碎猶爲客妙畫通
神獨示予過雨閒拖花外杖臨風對展柳陰書
淺屐莫戀青溪好白馬雲林舊有居

高蔚生

高蔚生岑康生弟康生有聲藝苑豫章艾天傭負人倫鑒言秣陵以古法行之制舉業者高阜一人而已阜康生名也岑與阜同有時譽子與阜交最久晚乃交岑岑鬚髯如戟望之如錦裘駿馬中人然喜佐佛早年即厭棄舉子業學爲詩詩好中晚恒多雋句始從法門道昕游伏臘寺居茹蔬淡雖年少訥然靜默鬚眉間無浮氣幼時學同里朱翰之畫晚乃以已意行之冊中諸幅皆在南郊山寺松影泉聲中所成浮囂氣盡肅肅引人入靜地信夫筆墨一道不當向十丈軟紅塵相賙也昕公筆墨妙天下又收藏最富予常在松風閣見岑與公永夜靜談商量位置兩人舌本間即具一隹畫蠕蠕欲見之素壁岑每以舌本所得急落于紙然甫落紙或半竟兩人舌本觸觸相生別多幽緒迨成時乃無初商一筆以此鏤精刻骨益入微妙潘君之筆樂君之舌宜稱岑者恒多昕公云昕公吾友侍御陳渺江也阜與岑皆至性過人所屬多薛蘿開

綠冷翠中兩高士在焉奉孀母備極色養往皐與岑送予至大江予別以詩有晨昏蔬筍餌兄弟薜蘿居之句可想其怡怡之致皐畫水仙爲魏考叔所歎絕然方攻制舉業不能畢力肆志也

高雨吉

蔚生姪雨吉名遇康生子也予愛其俊爽有逸氣以從兄子恭女妻之喜作畫棄舉子業從事卽師其叔蔚生而邁上之致自不可掩嘗爲予作落霞晚眺一冊光景直超然天半正如青蓮妙句出自天才非郊島寒瘦可比也吳門王石谷見而歎異之謂此道後來之彥能空羣輩者當推雨吉

樊會公

樊圻字會公江寧人工山水花卉人物莫不極其妙境予庚寅北上遇王孟津先生於旅次閱所携冊子孟津最賞會公小幅時年六旬燈下作蠅頭小楷題其上云洽公吾不知爲誰此幅

全撫趙松雪趙大年穆然悟靜若虛德淳儒敦
龐澹凝無忒無桃燈下睇觀覺小雷大雷紫溪
白岳一段忽移于尺幅間矣又云是古人筆不
是時派時派即鍾譚詩也小印模糊誤視會公
爲洽公會公後即以洽公行感知已也兄沂字
浴沂筆墨與會公有雙丁二陸之名居廻光寺
畔疎籬板屋二老吮筆其中蕭蕭如神仙中人
予贈之詩云兄弟東園戶自封不教人世見全
龍疎燈夢穩長橋雨破硯欹磨近寺鐘白墮荒
唐朐五岳青來沿迤筆三峰北山雲樹蕭條盡
老去朝朝拜廢松可以見其高致矣

張損之

張損之修其先吳門人家秣陵性狷介自闢三
徑于鷲峰寺側籬落幽然花竹靜好偶然欲畫
伸紙爲數筆倦則棄去最不耐促逼也工山水
花草蟲鳥更好繪藕花人爭購之君常獨坐鷲
峰鐘樓反扃其戶不聞聲息遐想雲外蕭然吮
筆空其落紙皆非凡近也周鹿峰曰于清言工

畫荷花獨步一郡宋寧宗時進荷花幛其名益重損之此幅別有風味反恐清言未必臻此損之盡春燈謎甚工至今人多藏之者重損之盡也

胡石公

胡石公僊秣陵人石公善噉腹便便負大力舉勇而最工寫菊菊冷花經石公手洗盡鉛華獨存氷雪始稱眞冷然筆墨外備極香艷之致此則非石公不能爲也惜哉未六十而沒子淸廉皆能畫

葉榮木

人言榮木與人妹性又不耐交以予觀之豈不信然哉李贊皇不欲觀白傅詩恐啓篋回心也予藏榮木畫每不欲觀然不能禁每展玩開口與攢眉交并蓋此老善結搆能就目前所見一一運之紙一經其筆雖極無意物亦有如許靈異故往往引人勝地常爲予摘陶詩作小幅滿百用筆楚楚覺陶公句倍增幽澹余作百陶舫

於閩署藏之時携以自怡患難中爲張樵明攫去頃從其公子海旭覓歸頓還舊觀兩眉欲舞會稽姜武孫見之謂得未曾有也人傳榮木出姚簡叔之門但師其意耳實未執贄撮土也相傳簡叔見榮木畫如魏夫人見鍾太傅筆畫有此子必蔽我名之歎世人之傳或簡叔一歎所致歟榮木名欣雲間人流寓白門無子女貌類閻媼宜其性與人殊歟

讀畫錄 卷之三 終

讀畫錄卷之四

檇下周亮工減齋撰　男在都青編次

馮幼將

馮肇杞幼將越之會稽人爲子總角交少時間作山水人物花鳥極奇秀每出人意表三十後遂棄去一切惟寫梅竹蘭石有求者輒應之取適已意初不計工拙也幼將竹宗湖州眉山派知者絕少嘗爲友人畫徑丈壁盤礴揮毫頃刻就如身入茂林中清風拂拂又寫數枝於友人

齋燕雀見之羣飛停宿至隆地友人捧長幅數
丈乞爲寫蘭幼將潑墨甫就香氣滿室賓客以
下無勿聞者知隣女心痛點睛破壁精詣所至
有確乎不爽者無足爲幼將異也幼將性冲融
淡理解偶爲賞音標舉觸引不窮至衆賓襍坐
喧填紛遝默如也意有不可人不能奪以秋毫
而與物無忤不見理遣情喻之跡爲詩及詞曲
襍文有當世知名之士不能望其階陛者而往
往爲其所掩幼將亦不與之競此豈當世之人
哉幼將書學南宮通內經素問家言醫藥多所
奇驗世皆不得而名之多著述詩予極賞之以
爲罕有予與幼將生同歲干支只異一字而子
之躁妄君之冲默遂有仙凡隔愧幼將者豈止
筆墨間事哉詩如舟行襍句 千網集斜照孤村
合斷流暖歸堤草綠晴入水天紅遠樹皆山色
淺雲半雨聲白沙新鳥跡青竹老漁竿 山店襍
句 野市爭春釀新壚急暮春香影花臨砌寒聲
竹到牀 贈友 無邊作客意不盡故人心孤枕寒

叟人殘燈細雨來俱佳句也

楊玄草

楊玄草亭維揚人寄居秣陵工山水有品行家固貧又無子晚益無所依與瞽妻對坐荒池草閣中晨夕禮佛號雖晨炊數絕嘯咏自若不妄于人也年七十餘竟以貧死

李雲谷

李雲谷根侯官人工詩精篆籀之學嘗註廣金石韻府余爲梓之以行於世雲谷圖章逼秦漢畫皆有遠致佛像極靜穆之致見之使人增道念閉戶食貧蕭然高詠甚不可耐則吮筆爲江上數峰以自娛悅而已

許子韶

許中翰子韶儀無錫人舅氏李采石者工繪事子韶一見欣然窮其技多軼出其上工山水而於花草蟲魚屬尤極精致范質公先生嘗言子韶畫花能香鳥能聲米友石亦頗重之余在閩從許有介見子韶畫抵雲門晤堵芬木托爲購

之君特遣使至雲門頃復破關訪予于青溪所得君畫亦頗滿志君好神仙家言工篆籀圖章稱能品尤通醫所著詩集甚夥君一子名曰師幼時失去頃君在余齋中忽傳通州使至持一函則公子手書也云单外欲有所成立卒不就今依通州某將軍幕娶妻生一子十四齡矣先歸以代溫凊兒神采頗奕奕咸謂善人之報云已酉冬客死閩之劍津

方爾張　凌又蕙

方維字爾張學畫於鄭千里故其佛像山水皆似千里而稍加流動凌又蕙畹學畫於爾張其佛像山水亦似爾張而有出藍之譽其道乃大行於維揚朱近修題爾張畫云辛丑秋日遊盧山歸宗寺幽澗鳴泉高松浮翠逶迤淩入獨見一僧在道上行翛然自得意頗羨之今觀此畫還我舊游引人入勝地何必身去此山中乎祁止祥題又蕙畫云空山鬱蒙茸長松出林表所以蔣山徑無人亦自好莊澹菴題云性癖羞爲

設色工聊將枯木寫寒空洒然落落成三徑不斷青青聚一叢人意蕭條看欲雪道心寂歷悟生風低回留得無邊在又見歸鴉夕照中

姚若翼

姚若翼字伯右一字寒玉爲人疎宕豪爽大有晉賢風致不多爲詩而出語自雋工畫梅得法於秋澗先生及允吉公家傳而以意變而化之縱橫曲折疎密大小意匠經營絕無重複當其濡筆肆應兔起鶻落目之所見手之所觸聲欬舉止無非梅者嘗以所藏鍾山梅花瓣黏紙上稍增榦枝逸韻動人鬚蕊俱存色香不改自以爲補繪事所未備實則華光元章諸公慧想所未及也予嘗爲瑤星跋其畫扇云余在閩送郭生去問北上有嶺上梅花開已遍渡河始見一枝新之句蓋紀江南北花信之不同也今歲在江南一過靈谷梅尚無信渡河來絕無暗香疎影惟從瑤星箑上得見伯佑此枝江南河北一年花事如是盡矣伯佑取鍾山梅瓣加枝幹其

上蓋幻枝幹作返魂香者同人有姚梅之目非謂伯佑以畫梅世其家意謂庚嶺玄墓西溪銅坑外天壤間又有此種耳兩君與予同家江上同客青齊折來歲晚看去鄉思誦少陵詩令人百端交集矣

葉君山

葉君山有年華亭人畫宗孫雪居冊中皆陳階六同年爲余索得者今年八十餘尚吮筆不倦張友鴻曰君山爲雪居之首座而又斟酌於文慶竹嶼之間故出奇無窮遂成作手

沈灊夫

沈灊夫樹玉虎林人善寫生無近人媚媚氣兼工篆籀在都門作寒梅一枝相贈頗極幽韻益都孫道相先生題其上灊向于京師爲余作芙蓉枝竹視此爲疎蓋春葩欲艷秋意欲疎艷如艷粧好女疎如野服高僧也

朱近修

朱近修一是海寧人以詩文雄視一世作江上

數峰圖澹遠空濶怡人心目是李山顏寄余者
曹子顧曰余與近修同研席者二十年自未見
其畫亂離之餘游戲爲之便自神詣近修有爲
可齋集與古大家爭衡頗有可傳者丁未夏過
白門與余論畫語語當行其集中諸小記妙極
形容頗有繪畫不能盡者顧菴又何疑焉

陳原舒

陳舒字原舒一字道山從松江之朱家閣移居
金陵搆小園於雨花臺下吟詩作畫怡然自得
所作花鳥草蟲在陳道復徐青藤之間而設色
淡淺更饒氣韻南中人士得其片紙皆知珍重
原舒素豪邁不羈嘗游東牟登蓬萊閣憑欄觀
海獨舉數大白旁若無人索筆書耿乎小矣四
字一貴客稍以語侵之原舒攘臂起欲持投海
中座客驚駭力勸而止故來金陵乃更謙飭每
風日晴好捫腹縱步或過市上人留之飲亦飲
雖府史屠沽載酒往亦不拒欣然便醉醉輒高
歌數調曼聲遏雲或請之歌則不歌人莫能測

也凡畫必自題信手疾書不由思索而皆有韻
致嘗爲予作數十冊自題有云擔糞登春冒柳
烟城中別有賞花天綺羅珍饌時時病菜飯麻
衣怱到年又六山秋人亦不能由率性依秋弄
釣舟釣得魚來沽得酒杖藜還上水邊樓錢湘
靈和云人間何處不巢由纔遣樵青繫小舟多
少釣鰲海上客月明辜負酒家樓

和子長

和子長發祥河陰人移籍祥符能畫翎毛花卉
雖雪臺先生之孫然其父玉炎鄙俗狡獪故子
長聞見不廣極其所至歸於惡道而止余冊中
只存其鴝鵒

江逢止

江逢止處士念祖歙人時家虎林字畫皆極力
摹古然頗有自得之致常作畫與予自題云黃
子久沒北苑樹基而老筆縱橫饒有荆關遺意
今人以虞山片石畫子久以荆關諗雲林老人
未爲得二家宗法卽此可知逢止自命矣晚年

隱金衢閒閉門淡山罕與人接范文白題遙止
畫曰顧陸而下倪黃而上風流未墜不特氣韻
高亦緣本領大耳昔人欲以五百卷益趙令穰
畫心便是此意

郭去問

郭去問鼎京福清之縣亭人著有縣亭詩集余
爲序而行之君詩芊綿可愛畫如之冊中一頁
爲予作數千竿藏一團瓢老居士趺坐古先
生前方樓岡題其右曰懶瓚邪拾得耶人生何
福顧克至此但恐欒居士未必能共此老煨芋
團瓢中耳山陰祁文載題一絕石邊流水響珊
珊翠滴蒼崖灑面寒白雀館中文與可墨林澹
埽五千竿去問精小楷爲予於此冊前寫楚辭
全部又一冊寫陶詩全部紙皆高不踰尺橫不
過二尺許筆筆倣歐率更無少局促態眞神技
也予付浚兒寶藏之

郭無疆

郭無疆鞏閩之莆田人移家會城無疆作畫具

有天質山水翎毛皆工尤以寫生名爲余作小照携歸江南見者皆匿笑不禁咸曰得無彊波臣可以死矣波臣曾鯨也亦莆人閩泉長長治程公仲玉以白予寃同被逮病死霞嶺予北歸寄語高生雲客請無彊追寫程公無彊援筆立就望之如生寄余曰程公義凌霄漢且辱下交久聲音笑貌往來予目未已矣故落筆輒得肖卽此可覘無彊矣余作拜玉菴祀之別有紀

盛伯含

盛丹字伯含茂開子畫本家學而蕭疎有林下風致每過友人處見几案潔淨筆墨和適輒取案上紙隨意揮灑不自矜慎人更以此重之嘗作秋山蕭寺圖杜子漣題云爭見時人貌大癡總然貌得止膚皮何如竟向空山坐笑岸秋風白接羅宋玉叔題云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王龍標句也不觀此畫不知古人立言之妙

盛林玉

伯含弟林玉琳有美才畫能自寫已意極爲楊

龍友諸君子所重使天假之年其造就正未可
量名方成而遽沒惜哉嘗以十幅贈予張罽筏
二巖題其空山冒雨圖云幽人空山冒雨而出
尋花耶訪友耶大似黃子久筆意題二絕擬訪
高人上翠峰籃輿清興逐松風子規喚醒英雄
夢白葛花開細雨中 又孤舟傍岸借烟霞松裏
藤蘿映月華曉起不知風露冷南村有客伴尋
花董文友以寧題幽人冒雨出空山且挈婦偕
往似非尋花訪友如老衲所題也因賦一絕山
雲風雨合幽棲何似籃輿逐遠蹊多恐姓名人
漸識移家更向白雲西毛大可牲題攜家出郭
勞高萊雲薄初看日影回纔上筍輿山雨下午
橋莊上晚歸來

施雨咸

施雨咸霖江寧人予聞雨咸壯年遊廣陵是時
方盛稱張圖南畫心亦艷之間倣其作人物會
圖南失其粉本一帙圖南與其門人咸疑雨咸
雨咸辯之力終不釋雨咸曰若以吾宗若筆墨

耶此不難辯吾終身作畫但有一筆近若者粉本我竊矣此後雨咸但師元四家遂臻勝境馬瑤草楊龍友作畫但能小小結構耳其大幅皆倩雨咸爲之雨咸名遂高出衆家上以視圖南不啻踽踽之於斤鷁矣人豈不貴自立哉北海孫先生精鑒賞者題雨咸畫云近從舊內得名畫以數百計序世代而遞閱之一至南宋遂覺奄奄不振至黃子久沈啓南此道始爲中興無柰近趨嫵媚淺薄元人風度盡失二十年直令夏禹玉輩笑人齒冷耳安得如雨咸而與之論畫哉張璪星曰雨咸畫山水不屑屑景色間有元人風度近日畫家惟雨咸可稱逸品云諸公精鑒賞者其服膺雨咸如此惜乎未六十而沒

吳子遠

吳子遠期遠丹徒人與予交最晚偶過雲門匆匆同玉匙孝廉北上燈下作二幅留贈余居然一峯老人近日作者紛出當以子遠爲巨擘自題其畫云觀子久富春圖純用中鋒如右軍作

草書法乃知世人所摹盡隔數壁乙巳初夏漫
爲臨此東武李渭清題夾岸青山翠欲流溪林
蕭瑟晚風秋桐江今古閒如此不見嚴光見釣
艇樹參差孤帆影落千峰外正是山紅澗碧時
舟鄒訏士題其小幅縹緲營丘故弄姿小橋野
丁飛濤戲效宋人句題前幅丹楓遙映白蘋洲
影入溪橋萬樹秋啼鳥數聲山葉下晚風吹到
讀書樓戊申秋在都門寄予一冊尤韶秀可寶
吾師孫北海夫子云以繪事遊都門者甚夥若
子遠者尤英英自異已酉予罷官後子遠來慰
予時時以筆墨相娛悅歲暮遍邀白下諸公爲
大會詞人高士無不畢集數十年未有之勝事
也予及門溫陵黃俞邰虞稷作長歌云今冬仲
月風景和晴烟暖日搓庭柯潤州吳郎來白下
開筵命客爭鳴珂青溪烟水雞慘淡六朝金粉
寧銷磨江東風雅盛文藻揭來四座肩相摩倪
黃墨妙天下寶文沈風流海內播東村十洲富
粉本白陽磬室能詩歌今宵共集一堂上酒香

燭焰何猗那霜哺袁叟老爲客 袁重其 高筵盛會
時經過自言此會良不易舉觴屬筆煩陰何黃
生閉門少酬酢頗知姓字識面訛東橋孫子老
耆舊顧與田爲我指示何縷覼談諧善謔姜綺季
十年不見鬢未皤勾留風月興難已點較詩篇
情轉多王生石谷來拂水風華冉冉流春波煙
江疊障妙圖寫梅村長句追東坡 梅村集中有題石谷山水
詩 元潤迂緩頭已白 胡元潤 把酒不飲顏微酡高
懷落落肯偶俗水邊林下閒漁蓑徐熙花鳥昉
仕女兩樊異代稱同科美人生綃寫齋壁至今
想像輦青娥 會公爲子寫籠燈美人妙絕一世 臨川竹史性豪
邁 吳遠度 方頤哆口談懸河霜柯老筆恣披拂吳
綾東絹紛投梭損之修潔頗自好亭亭皎皎風
中荷鄒生結廬傍谿上四壁淨綠懸藤蘿松巒
古寺認鍾阜風枝露葉疑曲池鄒方魯 張損之 點染之
妙者誰是夏生已老形婆娑 夏茂林 竹君師授類
王洽 胡竹君爲石谷高足 中立好手如謝邁 謝仲美化去近推陳中立
長年葉叟獨後至 葉榮木 筆花韶秀同婬娥主人

前身本摩詰詩禪畫聖書籠鵝燕臺幾年聲價
重梁園一夕秀句妙酒人豪士每徵逐東歸昨
日乘青羸由來各擅一時妙佳賓賢主美且都
金錢不惜罄沽酒夜良月出起舞倦金陵昔時
饒盛事承平人物如菁莪美之富文聚圖史黃琳
美之有富文堂姚公市隱來軒車姚潮秋澗市隱園唐寅文璧
座上客髯仙秋碧人中豪後來茅楊亦大雅芋止
生楊龍友詩壇畫社相矜誇眞賞司農樓讀畫金題
玉躞森駢羅我經登陟盡披閱獨恨良會多齟
齬何期握手在今夕城隅雅集無譴訶獨嫌高
髯臥齋榻高蔚生時臥病更有聖予栖岩阿龔半千隱虎踞關
後來筆墨數奇傑王郎俊少玉色倦重城相隔
不時見王安節相思使我歌江沈長篇爲子記韻
事當筵得句幾度哦我友倪寬惜相失闇公來不遇而
返不令與我相切磋還思西園雅集古來幾合
寫團扇留君家

馬瑤草

馬瑤草士英貴陽人罷鳳督後僑寓白門肆力

爲畫學董北苑而能變以已意頗有可觀陸氷修曰瑤草書畫聲不減文董沒後僧收其骨焚之得堅固子二十餘洪景盧記蔡京胸有卍字骨頗與此類使瑤草以鳳督終縱不及古人何遽出某某下功名富貴有幸有不幸焉可慨也已王貽上曰蔡京書與蘇黃抗行瑤草胸中乃亦有丘壑黃俞邰題一絕半開堂下草離離尚有遺踪寄墨池猶勝當年林甫輩弄麕貽笑誤書時貽上又題秦淮往事已如斯斷素流傳自向誰比似南朝諸狎客何如江孔擘牋時瑤草爲後人揶揄若此余謂瑤草尚足爲善不幸爲懷寧累耳士人詩文書畫幸而流傳於世置身小一不慎後人逢着一紙便指摘一番反不如不知詩文書畫爲何物者後人罕見其姓字尚可逃過幾場痛詈也豈不重可歎哉瑤草名成後人爭購其畫不能遍應多屬施雨咸爲之

劉酒

劉酒汴人無名字自呼曰酒人稱曰劉酒云畫

人物有清勁之致酒後運筆尤覺神來人以爲
張平山後一人酒不屑也凡作畫皆書一酒字
款其似行書者次似篆籀者其得意筆也嘗爲
上雒郡王作畫王善之曰張平山後一人酒意
嗔急索畫曰尚未款乃捲入傍室縱筆書百十
大酒字於上下左右王怒甚裂其幅驅之出酒
固怡然酒於醉睡之外惟解畫他一無所知坡
公云子奉使西邸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云人
間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
睡雖然沒交涉其柰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
真箇是酒索子顏其草堂予書曰略似菴以坡
公所錄前四句去醉睡字爲聯酒得之欣然意
足也酒與余交最久無妻子每謂予曰死以累
君一日方持盃大飲忽然脫去開口而笑杯猶
在手余感其宿昔之言爲買棺殮之

王子杓

王子杓國爰山陰人旅寓京師食貧畫人物甚
工緻然非數日不能竟一幅人勸其苟且應酬

子杓曰寧貧耳不欲以率筆敗吾名人有以多資求其畫者竟歲始成成則又質之子錢家非後有以重資索其畫者前畫弗得也余里王君玉比部愛子杓畫館之署中經年所得子杓畫最多惜哉大梁壬午之變俱沒黃流中矣子杓卒以貧死人始悔不早購其畫競曰今欲以高資從子錢家數數贖子杓畫何可得哉

蘇澤民

蘇澤民初名霖更名遯字遺民華亭人王勝時

漊曰遺民爲人奇猶善畫帝釋諸天像得吳道子遺意間寫山水成輒毀棄之人莫測其意以窮困死死後畫益貴重在予鄉亦不易得也余蓋親見楊子雲者今且從片紙中呼之出矣

章言在

章言在谷虎林人蕭然食貧閉門作畫人恒重其品子子鶴子眞皆以畫名同時父子兄弟皆以畫名者推秣陵盛氏虎林之章秣陵之盛人恒並稱之

附畫人姓氏

王烟客　時敏　黃北門　鑰

顧見山　大申　王玄照　鑑

項孔彰　聖謨　杜山狂　大成

蕭尺木　雲從　凌約菴　必正

文　從簡　劉叔憲　度

萬年少　壽祺　胡瑟菴　貞開

張君度　宏　查二瞻　士標

林孔碩　之蕃　凌又蕙　畹

法黃石 茗眞
嚴秋水 繩孫
莊澹菴 同生
惲含萬 于薳
顧來侯 復
鄭子綱 之紱
張我幅 輻
王安節 槩
鄭倫

張友鴻 一鵠
鄒大持 節
沈子居 士充
滕公遠 芳
惲正叔 壽平
王元初
汪秋澗 濬

趙洞
曹敦吉

汪宣
釋帨公 古甲
釋梵林 弘修
翁 昇
胡元靑 士昆
丘 嶧
鄭桐原 淮
伊麟 魯菴
吳山濤 岱觀

釋昌曰
釋道開 扃
諸日如 升
柳公韓 垲
陳淸夫 原
何聿修 允宗
李屺瞻 念慈
釋參石 紹達
藍田叔 瑛

葉澹生　榮　程昭黃　鵠
吳　蜆　陳山農　治
何大春　延年　王東皐　稷
釋山雨　惠員　吳嵩高　振嶽
陳大申　申　陸平遠　灝
鄭完德
馮泚鑑　湜　王　嘉
吳　賓
王伏草　著　夏茂林　森